

長安方言談

李平康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人民出版社

長安方言談

李平康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长安方言谈/李平康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 - 7 - 218 - 08289 - 9

I. ①长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粤语—方言研究—东莞市 IV. ①H1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0381 号

长安方言谈

李平康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 莹

策 划: 长安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特约编辑: 长安报社

图片摄影: 陈康水 唐寿新 孙 林 等

特约校对: 王爱仪

责任编辑: 陈植荣 黄洁华

整体设计: 林小玲

责任技编: 周 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18 - 08289 - 9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20

印 张: 5.5 字 数: 80 千

版 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3000 册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: (020) 83781421



Foreword | 前言



品味长安的“传统” ——长安方言谈

东莞长安人说粤语，但相对省内其他说粤语的地方，还有自己的俚语，长安人称之为“土谈”。在粤语方言里，长安话属于分别以莞城话和深圳平湖围头话为代表的莞宝片。因此，长安话与莞城话，以及深圳平湖围头话的总体差别不大。但细究起来，长安话无论是语音还是词汇，与上述两地均有不同之处。

时代变迁，世事纷繁，即使一个简单的称谓也随之变幻无穷，有点让人眼花缭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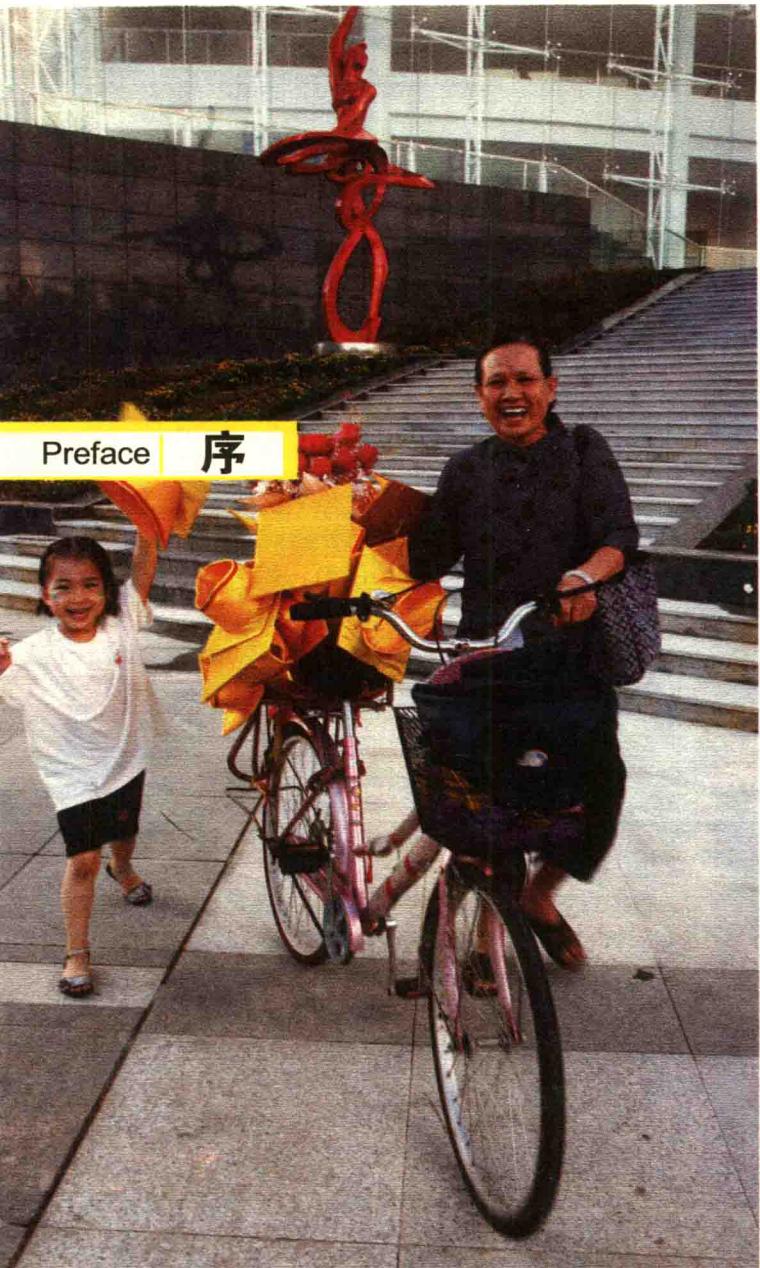
许多事物离我们而去，又有许多事物扑面而来，有时不禁回头，试图看清那些曾经非常熟悉、后来逐渐变得陌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。这些东西，也包括那些亲切的、正在慢慢离开我们的俚语。

在一个霪雨霏霏的寒冷周末，笔者对着一杯茶，突然有了“回头”探究一下那些看来有些古怪的俚语冲动，能否从中品味出它们所承载的其他意义。

无需讳言，笔者对长安俚语的认识还很肤浅，只能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。因此，现在你们看到的并非严谨的学术文章，只是笔者在茶余饭后拉扯成篇的松散文字罢。

通过对长安俚语文字的考究，我们会扫去了时间的封尘，看到了它们古朴的原貌。这些俚语与长安土地上的文物交相辉映，展示着长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。作为一个生于斯、长于斯的长安人，透过这些“土谈”，笔者赫然看到了远古先民们的苍苍背影。

时代的列车呼啸前行，窗外不再是以往的景象。乘着列车飞驰的长安人，都在寻找用以稳定自己的扶手，于是，他们吃盆菜，舞狮子，唱粤曲。但或许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，他们其实在力图挽留一样东西——传统。出于同样原因，笔者断续写下这些浅显的文字。



Preface | 序

谈《长安方言谈》

翻开李平康先生图文并茂的书稿《长安方言谈》，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，书稿的内容浅显易懂，说的都是东莞长安镇的老百姓男女老少挂在嘴上的话语土谈，这些方言俚语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诸如与人物称谓有关的“阿大”、“夫娘”、“二夭”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“火焙”、“办田”、“牛凸”、“蔗凸”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“镬撇”、“茶罉”、“饭盃”、“袱巾”、“胶抽”、“甕仔”；与居住有关的“地欓”、“厅厦”、“创首”；与风俗习惯有关的“喪榜”、“洗臊”、“啊补归”；与气候有关的“三月水”和“七月炉”——这些词语，有的还在为长安人民服务，有的则已经随着时代浪潮的冲刷，随着被指代事物的慢慢消失，逐渐淡出了生活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阅读书稿，可以明白以前长安人喂养孩子“饲饭仔”的“饭仔”是用何种方法煮成的，喂猪的猪食是如何以特殊的“揀猪饭”方式做出来的，长安话的“伪词”、“多伪”、“狂死”是什么意思，甚至能够知道早在 20 世纪中期就销声匿迹的“烟屎得”是什么。长安话属于粤方言，书中的方言土语很多是长安一家独有，如假包换的“土特产”，部分词语如“春碓”、“地豆”、“投墟”等则是有些其他南方方言也使用的，不过书中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却有其独到之处。比如，搞过闽、粤、客方言词汇调查的人，很多时候会记录到“喊惊”这个词，初接触时，经过询问，都可以知道它指的是为得了病，或者受了惊吓的孩子招魂，至于招魂的过程如何，要是发音人能够讲出其中的一两个招式就不简单了，可是本书对“喊

惊”过程的描述不单止是完整的，作者甚至从刘志文的《广东民俗大观》中找出了“喊惊”所使用的整篇咒语，把它完完整整地收录了进来。

本书是写作者本职工作之余的额外收获，作者本身并非专业方言工作者，系统的语言学训练不如科班出身的，不到之处自然难免。但作者却是地道的东莞长安镇人，除了离家当兵，从小至今都浸润在长安方言之中，不仅为长安方言的使用者、了解者，且是长安方言研究的有心者，本书丰富的资料，浅白的阐述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了这破茧的第一次，相信其之后的研究会更加得心应手。

我们知道，语言和方言是需要使用者的善待和培育的，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，没有一块滋润的土壤，语言和方言不会茁壮地生长。汉语共同语需要我们大家的维护培育，汉语方言也需要使用者的精心护理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语言和方言的发展也不能超然于生死之外，虽然这将是一个谁也难以预测的过程。经常听到关于方言萎缩的感叹，听到保卫方言的呼喊，不过，窃以为除了专业语言学工作者的努力以外，假如像李平康先生这样的有心人多一些，倘若似《长安方言谈》这样的“给一般人看”的、服务于大众的、探讨一地各有特色的方言之论述多一些，那将是东莞方言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的一大幸事，汉语方言的生气也许就会更盛一些。

我与东莞结缘于1968年，我在那片土地上当过知青、做过工人、也教过书，东莞有我的农友工友、老上级老同事，那里的人们善待过我，那里的山水养育过我。我的方言事业之始与东莞不无关连，今日在我的方言生涯中发挥了作用的客家话是在东莞学会的，我的第一篇发表在《中国语文》上的文章，也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，是有关东莞方言的《广东莞城话“变入”初析》；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关于东莞方言的《东莞方言说略》。关于东莞的粤、客方言，我早年曾陆陆续续地做过不少调查，也曾陆陆续续地完成了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东莞的部分，完成了《东莞市志·方言志》、《东莞方言词典》（与詹伯慧合作）等一些东西。我也曾经跑过东莞的所有区镇，遗憾的是对东莞粤方言莞城话、客家方言清溪客话之外的其他镇的方言，至今都无暇细细顾及。毫不掩饰地说，我是以欣喜的心情读完《长安方言谈》的。

有关东莞的事，力所能及的，我断不敢推托。李平康先生请我当《长安方言谈》的第一读者，并嘱作序，只能勉而为之，将我的读书心得与大家分享。

是为序。

陈晓锦

2012年10月记于广州华景新城

(陈晓锦女士系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、博士、博士研究生导师)

凡例

1. 本书普通话读音采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标注。
2. 粤方言读音采用《广州话拼音方案》标注。
3. 长安方音采用《广州话拼音方案》标注，不能用《广州话拼音方案》标注的，用同音字或近音字表示。
4. 文字左上方加标“*”号的为同音字，表示此处只取此字的读音。
5. 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，汉字古音不用音标标注，只用同音字或近音字表示。





热烈庆祝长治市第二届运动会

Platinum Hotel
长治商务酒店

开民之元年

享受

目 录

壹	有关妇女	1
贰	有关农业生产	9
叁	有关农村生活	23
肆	有关孩童	39
伍	有关居住	51
陆	有关风俗	59
柒	有趣口头常用语	67
捌	有关数量	73
玖	有关仪态	77
拾	有关地名	85
拾壹	其他	91
	参考书目	97
	后记	98

壹

有关妇女

还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，大姑娘也好，小姑娘也罢，长安“土谈”都称做“妹仔”。后来，大姑娘不叫“妹仔”叫“大姐”了。多年后，“大姐”又“升级”为“小姐”。不过到了现在，说“我是大姐”的多是半老徐娘，而“你是小姐”则铁定是一句骂人的话。无奈之余，有聪明人灵机一动，“小姐”的称呼变成了“靓女”，一时间，长安以及全国的姑娘们“咸与靓女”了。



“娘”

伯父又叫“伯爷”，长安人将其简略为“阿爷^①”。伯母又叫“伯娘”，长安人将其简略为“阿娘^②”。

在漫长岁月中，长安人曾经称父为“爷”、称母为“奶”。其实，长安人也曾称母为“娘”，虽然现在没有长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称谓，但历史还是为我们留下一点痕迹：在当地正逐渐消失的古老风俗“哭丧”中，上年纪的妇女在母亲灵柩前多称母为“娘”。

“姊”

现今60岁以上的长安老人，基本上称“姐”为“姊”^③。“阿姐”是“阿姊”，“大姐”是“大姊”，“姐妹”是“姊妹”，“姐夫”是“姊夫”。由此推断，“姐”、“家姐”等并非长安人原本使用的称谓，它们在长安被普遍使用也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。

事实上，汉族人称女兄为“姊”比称女兄为“姐”的时间要早，“姐”古时是四川方言，其本义是“妈”^④，我国至今还有一些地方的人称母为“姐”。

“姨妈”

长安老人口中的“子马”，其实是“姨妈”，也即是妾。妾俗称“二房”、“二奶”、“细婆”等等，而



① 此处“爷”读阴平，je¹，耶些切，根据1966年广州话拼音方案注音，下同。

② 此处“娘”读阴平，来香切。

③ 普通话读zǐ，粤语同“子”音。

④ 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蜀谓母曰姐。”

旧时长安人习惯称妾为“姊妹”。

“姊妹”这个词，曾经一度被频繁使用。清末民初，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并受洋务运动的影响，广州以及珠三角一带富裕程度冠全国之首，人们观念开放，妇女中出现了“自梳女”、“不落家”、“金兰契”等前卫的习俗，而男人中纳妾之风盛行^①。长安相对偏远，百姓以农为生，民风较为纯朴，当时纳妾的男子相对较少，但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，富裕人家也是有纳妾的，这在当时是见惯不怪的现象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民国政府正式为一夫一妻制立法，但是，对纳妾现象事实上是承认的。实际上，纳妾的风俗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，进入20世纪50年代才被严格禁止。几十年前，在长安尚可以见到个别的有妻有妾的家庭，只是当时他（她）们大都垂垂老矣。

“共仔奶”

现在，长安不少本地家庭，都给孩子请了保姆，即使孩子已经长大，家里也有做家务的工人。放回30年前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因为，那时候，孩子多由祖母带大，甚至是由年长的哥哥、姐姐带大。在农村，从没听说过婴儿奶粉，即使有，农村孩子也吃不起。岁把以上的婴儿可以吃一种名为“饭仔”的食物，而一岁以下的，母乳几乎是其唯一食品。婴儿没有替代食品，虽然可以避免三聚氰胺的伤害，但农村妇女要整天做农活，不能时时把婴儿带在身边，母亲要把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。干个把小时农活，就要回家给孩子喂奶，或让人把孩子抱到地头上来。手表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，全村没有一个妇女拥有手表。母亲只能看一看太阳，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匆忙往家里跑，把



① 参看胡朴安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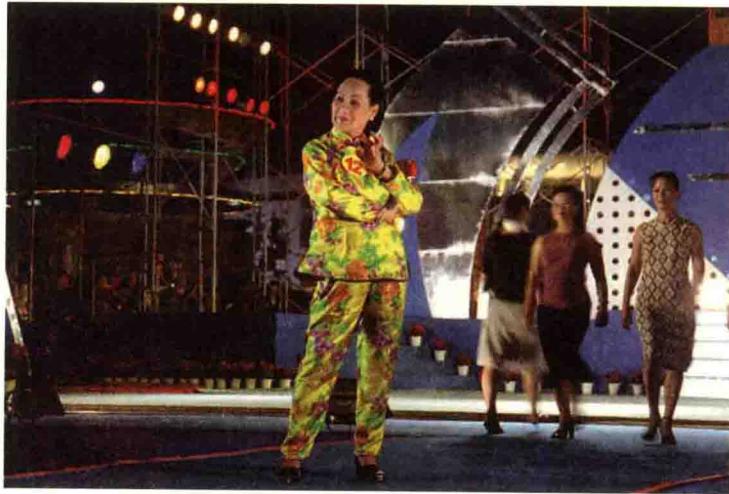
孩子喂饱后，又匆忙赶回地里。

哺乳期的妇女，在长安被称为“共仔奶”。“共”是一起、一齐的意思，“仔”指幼儿，“奶”是母亲，由于婴儿离不开母亲，故哺乳期的妇女被称为“共仔奶”。

“花脂婆”

在长安，女子爱打扮，旁人会说她“好化指”、“特别化指”，这些女子也因此被称作“化指婆”。

笔者认为，“化指”应是“花脂”。因为在三四十年前，长安人“化”与“花”读音比现在要接近^①，“指”与“脂”则是同音字，都读作“指”^②。那是因为过去女子化妆用得最多、也最有效的当属花和胭脂，这两件利器至今也是她们化妆时的主要法宝。由于爱打扮的女子经常使用花和胭脂，于是就被叫做“花脂婆”。当然，正如“公”不一定是指老年男子一样（如“相公”），“婆”也不一定是指老太婆。在我国一些地方，至今也有称妻子为“婆娘”或“婆姨”的，尽管妻子才二



^① “花”字在长安有“文白异读”现象，“文”与广州话同音；“白”音似与广州“化”同。

^② 即使是现在，“脂”字在长安也是“文白异读”，“文”音与广州音同；“白”读音如广州音的“指”。

十出头。

实际上，“花脂婆”以年轻女子居多。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，当时长安戴花的女子还是比较常见的。她们或用发夹把茉莉花串在一起别在头发上，或把玉兰花挂在鬓边，造成香气袭人的阵势。中国妇女在经历了楚宫之细腰、汉宫之高髻后，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浪涛中又挣脱了身上的裹脚布，结束了那个女人以小脚为美的时代，这才有了今日大街上的热闹。

“鬼媸婆”

“鬼媸婆”用来骂品行低贱的女人。在“鬼媸婆”这个词中，“鬼”是狡黠的意思，“媸”读音如“矛”，指女子眉目妖好，“媸”的近义词是“娥”。古有“娥媸”一词，形容女子体态轻盈美好，或指体态轻盈美好的女子，所谓“家盈金宝，坐拥娥媸”，现在“娥媸”一词已不再使用。“媸”还有一个意思是“妓女”。在长安人口语中，“鬼媸”来形容女子轻浮或品行低贱。民国时期陈伯陶主编的《东莞县志·方言》中说“(东莞人)骂妇女无行者曰鬼媸”。长安人习

惯讲作“鬼媸婆”或“老鬼媸”。正如“老婆”、“婆娘”、“婆娘”不一定是指太婆一样，“鬼媸婆”也不一定是上年纪的女人，“婆”字在这里泛指妇女；而“老鬼媸”的“媸”在此处读平声，类似长安人呼唤猫儿的声音。

“妗母”

长安人称舅母为“妗母”，“妗^①”由“舅母”一词演变而来，在此只是表



① 参看宋·张耒《明道杂志》。

音——用很快的速度说“舅母”两字，就得出“妗”这个音。可能是称呼“舅母”为“妗”不易理解，也显得不够尊重，人们又在“妗”后面加上了“母”字，于是就有了“妗母”这个称谓。

“大舍娘”

首先解释一下何为“大舍”。“大舍”指官僚富家子弟，是大公子、大少爷的意思。

长安方言中的“大舍娘”与“大舍”相关，含有几层意思：一指大嫂，亦即长兄之妻；二指族嫂，即同族中比自己年长的已婚女子；三泛指已婚妇女，是对已婚妇女的尊称。

“阿大^②”

中年以上的长安人均面称母亲为“阿大”，但“大”字的声调因不同家庭而有所差异，多数人用阴平，少数人用阳平。

称母亲为“阿大”流行全国很多地方，并非长安一带特有。从全国范围来看，“阿大”还是一个对象广泛的称谓，除用来称呼母亲外，有称祖父为“阿大”的，如福建光泽；有称父亲为“阿大”的，如山东平度；有称伯父、



^② 普通话念如“呆” (dāi)。